全唐文/卷0764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趙造

造官通直郎，試大理評事。

中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員餐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緋魚袋王公墓誌銘（並序）

公諱文幹，字強之。其先即秦將翦，公之洪允也。自時厥後，子孫眾多。文能出群，武蘊異略。貢則善虜其將，戍乃下筆成龍。功業居高，名施於後。秦霸天下，斯皆王氏之力也。遂使高秋朗月，瀚海澄波，諸屬難儔，家世雄盛。皇朝中散大夫內侍省內侍賜紫金魚袋奉詔和蕃使兼安西北庭使諱奉忠，公之曾王父也。德重名高，情見義立。西戎斂跡，不敢東窺；北狄戢群，不敢南牧。內侍省內侍賜紫金魚袋內弓箭庫使奉天定難南朝元從功臣諱英進，公之祖王父也。義勇冠時，見危致命。親承聖旨，獨步中朝。右神策軍散副將雲麾將軍試殿中監奉天定難隨駕南朝元從功臣諱臣端，公之烈考也。功高位下，命不待時。慶流有徵，果有令子。榮高處厚，德抱雄圖。公即雲麾將軍第三子也。

憲宗踐阼時，公年始童舞。入趨紫闥，出踐丹墀。敷奏詳明，鬱為俊彥，遂拜供奉官。恪居官次，務謹去奢，臨事無渝，為官不昧。斯乃衝天逸翰，出潤喬鬆。錫以朱紱之榮，帶以銀章之命。改梨園判官，奉八音之禮，專五果之名。藝就日新，功勤益著。遷雞坊使，翦拂珍禽，在鬥自我，羽翼奇特，利用絕群，每蘊能名，誰之與匹。轉宣和殿使，載離寒暑，日往月來，每候鑾輿，晷刻無失。金石磨而不磷，璧玉琢而彌堅。改軍器監判官，專任武庫，奠體有程，幹笥必時，實謂戎備。尋遷左神策軍宴設使，庖廚有節，饔餼無遺。修饌必善於精華，宴飲實慚其醉飽。鎮幕歌晚，坊局拖留。拜同官鎮監軍，地居畿甸，鎮壓要衝，路接塞垣，命之監理。虯龍豈與蚯蚓為伍，鸞鳳難可枳棘長棲。

時當用才，俾之密侍。依前充供奉官，使於四方，善能專對，利於一事，罔不克堪。未幾息車，改栽接使。公墾園樹果，殖地生苗，供億猶勤，庶事無闕。有司惜才戀德，公乃布義行仁。

開成五年，詔遣充新羅使。拜辭龍闕，指日首途。巨少洪波，浩浩萬里，一葦濟涉，不越五旬。如鳥斯飛，屆於東國。王事斯畢，回櫓累程。潮退反風，征颿阻駐，未達本國，恐懼在舟。夜耿耿而罔為，魂營營而至曙。嗚呼！險阻艱難，備嚐之矣。及其不測，妖怪競生。波滉瀁而滔天，雲霧靉而蔽日。介副相失，舟楫差池，毒惡相仍，疾從此起。扶持歸國，寢膳稍微，藥石無功，奄至殂謝。享年五十有三，會昌四年歲在甲子夏四月莫生五葉日，終於京兆萬年廣化裏私第。雖違三月之期，終遂九原之禮。是歲冬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城東龍首原，禮也。

嗟乎！命之不偶，李廣豈遂於封侯；梟在官門，士衡終聞於歎鵬。公婚於滎陽鄭氏，克諧琴瑟，相敬如賓。有子三人，男曰義仙、義立，女適齊郡史氏。孤子銜恤茹荼，哀號罔極。恐田恩碧海，穀變為陵，片石未鐫，防墓何辨。用憑不朽之石，以誌永存之詞。銘曰：

猗嗟大夫，短折不祿。曆事五朝，白圭三複。賈誼促齡，士衡歎鵬。許國一心，居家可理。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君臣道合，如魚如水。嫉惡如仇，見善必遷。愛如冬日，畏若夏天。臨官廉平，無黨無偏。奉命出使，泛海東夷，洪流滉瀁，陽鳥攸危。大波汩起，天地變移。王事斯畢，車騎辭回。臨達本國，魑魅為災。幽魂何往，遊岱不來。聯綿經歲，四體轉衰。辭恩處順，闔門銜悲。吾將安仰，哲人其萎。美玉永沈，寶劍斯折。聖心哀慟，孤子泣血。福祚長存，恩光無歇。

裴坦

坦字知進，第進士。累官禮部侍郎，授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貶溫庭筠敕

敕。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

王龜

龜字大年，宰相起子。大中末拜兵部郎中知制誥。咸通末改太常少卿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徙浙東觀察使。為盜所害。贈工部尚書。

陳情表

臣才疏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

姚鬱

鬱，開成時鄉貢進士。

大唐潤州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並序）

句曲之東，實曰侖峰，居峰之陽，厥生大泉，寺因泉而題焉。後劉宋升明二年，有邑令顏繼祖，舍宅移寺，南去泉五里而遙。年代浸遠，碑記埋沒。粗所詳者，乃顏氏十三代孫，今寺之惠誠也。

太和初，監寺僧惠明與寺僧道琳等見三門破壞，乃言於眾曰：「此教東流，設象為法。牢落如是，瞻仰何依？」乃請今寺主僧常誼昔旅於是者，戮力誓心，募緣祈化。如響斯應，人鹹歸之，遠近趨走，投施香積，算財度費，功用果足。乃革舊制，恢新謀，延袤縱廣，中閾無改。自太后庚戌至於癸丑，凡四年，厥功告成。崇軒峨峨，三闔其門，飛簷翼張，丹栱霞煥。矧茲寺以重岡疊嶺，深入崖穀，行樹蔥翠，煙蘿蒙密，雲收霧卷，宛若仙闕。俾得道者同指歸於覺路，由徑者詎深著於迷途。非我師之誌誠，其孰能逮於此。

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旨於五台，靈聖蹤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依於孔門也。誼本鄭人，冠歲因往遊焉，遂剃發於五台金閣寺。元和再歲，乃於渭州龍興寺依年具戒，振錫經行。見色相之皆空，識衣珠之無價。又六年始到江南，初止於近寺蘭若。其明春又之嶺南，詣禪訪道，酌水步雲，心契如期，不遠千里。十一年遷至茲寺。初寺每有僧俗大

會，五十餘眾，號曰龍華。常患錡釜之器，不周於用，物有所闕，人多告勞。誼乃發願，鑄一大鑊，求布金之長者，得鎔範之良工。歸依一念之間，成就堅牢之質。落有用，碩大無朋。使天人畢會於龍花，香積普沾於法味。由此故也，寺眾僉曰：「誼實有力於寺者，非宿習德本，沾諸善緣，豈以誘掖群心，終成喜舍。」

太和初歲，乃聞諸府邑，請隸名焉。繇是三門洊興，功致一貫。則誼之行業前修，推可鏡矣。人有語餘於師為文者，誼因錄所載，請識門焉。寺之備新記詳矣。辭曰：

寺之興，大泉是生，爵沸猶在，既溫且靈。寺之移，顏氏之基，宋室舊邑，桑野離離。寺之終，誼實是工，大鼎渠渠，三門崇崇。煙霞棟梁，鬆桂香風。周匝岩壑，警迷其鍾。文入於石，播之無窮。

崔立

立官雒縣令，充采訪判官，拜監察御史。

莊憲皇后山陵奏

伏準正月二十九日敕，除陵寢外，其並約莊憲皇后山陵制度者。伏以莊憲皇后合祔豐陵，不別置宮寢。今義安皇太后於光陵東別擇陵地，與莊憲皇后祔禮不同，其宮殿並諸色官員等。今與詳定官等同商量，伏恐合議建置。

蕭鄴

鄴字啟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大中時累拜戶部侍郎，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為山南東道觀察使，曆戶、禮二部尚書，拜右僕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卒。

大唐故吏部尚書贈尚書右僕射渤海高公神道碑

公諱元裕，字景圭。六代祖申國公諱士廉，皇朝（闕二字）中尚書右仆射。有仁儉之（闕二字）文（闕二十三字）在陶唐氏（闕五字）以隱德起為周文王師者，號為太公望，始受封於呂，子孫世仕於齊。（闕一字）世孫公子（闕二字）孫（闕一字）與管敬仲俱

為齊上卿。合（闕一字）侯有功（闕十一字）廿七世孫洪後（闕二字）為渤海太守，因家焉。高氏故著（闕三字）平（闕四字）後魏（闕二字）錄尚書事生嶽，北齊侍中，封清河王。生敬德，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闕一字）安王申公（闕三字）之令（闕十二字）皇朝（闕一字）州長（闕三字）之行（闕二字）曾祖諱（闕二字）州餘杭令，贈尚書戶部員外郎。大父諱勔，秘書省著作郎，贈右（闕二字）大夫。皇考諱（闕一字）太原少尹兼御史中丞。（闕十二字）之少子也。幼而穎悟，及長魁岸秀發。弱冠博學工文，擢進士上第。調補秘書省正字，佐山南西道荊南二鎮為掌書記。轉試協律郎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入拜真御史，轉右（闕四字）侍御史（闕五字）豪舉（闕一字）拜司勳員外郎。轉吏部員外郎，公之佐山南西道也。節度使崔公從以清明藻鑒，推重簪組。洎公抗揖上席，雅望益洽。及登御史府，好為犖犖事，自荊涉（闕十一字）急宣居常摧秣在櫪廄吏多（闕四字）條制爭（闕二字）客（闕一字）啁（闕一字）導者必恐遽恇迫，授以驛馬不敢問，積習為弊，刺史不能治。有道士趙歸真者，長慶初用黃老秘言得恩幸，（闕二字）旁（闕二字）言（闕一字）怪在驛（闕四字）自給時公方徵入，遇歸真於途，連叱之，謂曰：「汝妄人耳。天子置驛馬，俾爾鼠輩疾驅耶！且黃冠驛馳，用何條制？」顧左右牽（闕一字）之，歸真沮撓不敢仰視。（闕四字）以（闕五字）歸真（闕四字）聞者憚焉。公之為柱國也，當寶曆初；天子年少，新即位，事多決於內。或坐朝頗曠旬朔，大臣罕得（闕一字）謁。公上疏指斥，極言（闕二字）中外之（闕一字）以鎮（闕五字）公（闕三字）之侃然公之為吏部郎也。精（闕一字）簡峻，胥徒（闕一字）戢，若踐刀戟，未竟南曹事。會與銓長以公事爭短長，剛憤不能下，請急（闕六字）道除左司（闕二字）遷（闕四字）中書舍人。公之為諫議也，屬朝廷多故，李訓、鄭注貽禍（闕一字）亂，欲先立威定事。公察其必變，銳以勁（闕二字）其頭角。章疏（闕一字）上，文宗知而不能用。及為中書舍人，逆注益用事。注初以藥道進，至是（闕一字）然以才望自居，會注遷秩（闕七字）揚其（闕三字）狀注方倚恩自大，恚不能堪，遽出公為（闕一字）州刺史。注敗，複入為諫大夫，兼充侍講學士，尋兼太子賓客。文宗重儒術，尊奉講席。公發揮教化之本，依經傳納，上傾心焉。（闕八字）筵（闕二字）為（闕四字）護之授（闕一字）公（闕二字）通經文雅任職，而操剸（闕一字）濟素重朝廷上複欲（闕一字）之未幾，擢拜御史中丞，兼金章紫綬之錫。公正色立朝，百吏震肅。（闕一字）暑（闕七字）下（闕二字）僚吏率多（闕三字）獎體（闕一字）不篤濟辦（闕一字）倪甚威，邪朋自遠，班行相顧，聳動屏息。議者以為風憲振職，自元和以來，惟公為稱首。進尚書右丞，改京兆尹。未幾授左散騎常侍，遷兵部侍郎，轉尚書左丞，知吏部尚書銓事。會恭僖皇太后陵寢有日，充禮儀使。公為左右轄也，郎吏籍公岸毅之峻，皆　互（闕四字）事迎理。及銓綜衡鏡之務，抉奸與善，如見肝膈。猾吏（闕一字）勿又（闕二字）竄（闕一字）記（闕一字）為防（闕二字）迷視聽公指摘（闕一字）病

是非立辨，標為成憲，迄今賴焉。不仗一人，九流式（闕一字）尋改宣歙池（闕四字）使兼（闕四字）入拜吏部尚書。（闕五字）懿（闕十七字）為（闕二字）使（闕一字）事遷檢校吏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公友睦清約，車服飲食比寒士。而（闕二字）吏（闕一字）奉公（闕二字）汲汲如嗜欲。居一室，凝塵積機，澹如也。於宛陵（闕一字）二郡理於漢南（闕一字）八郡化率用（闕一字）興利除害，刊為故實。在漢南奏免（闕一字）內積年逋租七千八百餘萬貫，節用而已。公私（闕二字）百姓（闕二字）之初公自侍講為御史中丞，文宗久（闕六字）內舉母兄少逸，上喜納而遂其誌。少逸果能（闕一字）二帝三王之業，發明（闕二字）上益敬重（闕三字）者鹹謂公以誠事君者也，愛（闕二字）不忘舉其親，舉其親不忘存其義。眉壽景福，（闕三字）歸公為（闕一字）州之五歲，慨然有懸車之念，累章陳懇，故複有（闕四字）之（闕一字）即日渡江，將休於（闕二字）行（闕一字）誌（闕一字）大中四年夏六月廿日，次於鄧，無疾暴薨於南陽縣之官舍，享年七十六。上聞，撫機震悼，廢朝（闕一字）日。（闕七字）年十一月十日，歸葬於（闕一字）南府（闕二字）縣（闕二字）之南原。以李夫人合窆。從祔於（闕一字）府君之兆次（闕二字）公前娶隴西李（闕一字）吉州刺史宣之女也。再娶京兆韋氏，鄭國公孝寬七代孫（闕十字）先考司徒府君（闕二字）衽席（闕三字）國太夫人（闕一字）氏陰教修備。及公貴（闕五字）服（闕四字）哀榮之禮渥縟矣。（闕一字）子（闕一字）一人曰璩，李出也，進士擢第，試秘書省校書（闕一字）文行（闕字）記曰：有大德者，必得其祿其位其名其壽。（闕一字）公始終可謂全（闕二字）銘曰：

烈山之（闕三字）太古（闕十三字）功錫姓申公嗣興（闕二字）佐命（闕三字）赫（闕二字）秀令降（闕一字）公生。（闕五字）為（闕一字）師（闕一字）為廿資（闕六字）二（闕一字）行茂（闕三字）高終賈霜（闕一字）回（闕九字）政嚴官（闕二字）競囂（闕一字）我敦德義時（闕十一字）大羹（闕一字）味（闕九字）妄（闕七字）我堅豸（闕一字）大方（闕二字）以（闕三字）禁林密侍講席陪升因經納誨承問（闕一字）能輔道（闕七字）以（闕二十五字）多（闕五字）

嶺南節度使韋公神道碑

韋氏之世係尚矣，陶唐氏之後，有國豕韋者，實為商伯。周衰，遷於楚之彭城。漢興，韋孟為楚元王傅。繇孟五世至丞相賢，韋氏遂顯大。賢封扶陽，後徙平陵。及子元成，別徙社陵，子孫家焉，遂為京兆人雲。元成生寬，寬生育，生後漢尚書令浚，浚生梓潼太守豹，豹生東海相著。著孫胄，仕魏為詹事。胄少子曰穆，後著號為東眷。八世至隋鬱城莊公諱元禮。距四世入唐，有為陝州刺史者諱嶽子，於公為曾祖。是生京兆少尹河

北采訪使府君諱恒為王父。少尹生

贈刑部侍郎衡州別駕府君諱平。奉天之難，寇兵圍逼，時鳳翔已害其帥張鎰，且應賊矣。公與從父弟皋能扞朱泚於隴州，斬其使者，乃折其勢。公乃間行西走奉天，夜縋城下，蠟丸發表，具獻功狀。德過肥手喜泣曰：「富貴惟卿所欲。」口授御史中丞，公辭以素卑無貲，願從州縣祿，竟遂其誌。改萬年尉。從上至興元，道苦風疾，廢居優遊散地。既慊當世，其後宜有達人。娶彭城劉為麟女而生公。

諱正貫，字公理。幼而神靈，長而聰異。目所係覽，不忘於心。耳剽音聲，洞識節奏。季父太尉公皋特見器屬，且必能大其家門，故名之曰臧孫。年十有五，先君歿於衡陽，奉喪歸北。裴仆射均在江陵，故少公為表弟，欲擅有外家吉凶之事，且致贈焉。公泣曰：「不專於孤，有諸父在。如將聽命，恐傷叔父之義，不敢拜賜之辱。」蜀使俄至，他日反告太尉，深德異之。

既除喪，調補單父尉。太尉有大功於國家，德勢甚盛，韋氏子姓可以坐掇朱青。公深自懲刻，遂博極群書，自三代已降，損益制度，無不稽其典要。相國韋公處厚及韋湖南辭皆以學識相高，每與公論搉當世之務，鹹服其深切事情，雖賈生不能過也。長慶初，遂棄官改名，對賢良極諫策，登乙卯科，授太子校書。敬宗朝又以華原縣尉再登詳閑吏理科，遷萬年主簿。考京兆進士，能第上下，頗得一時之俊。尋授監察御史裏行，為北都留守推官，入台為真監察。避同儕素嫌，辭不與齒。除河南府司錄，旋為天平軍節度判官，得改員外郎。所奉之主，即故相國令狐色也。丁內艱服闋，故李相國紳請為浙東團練副使，賜緋魚袋。後辭職居洛，授檢校主客郎中，知鹽鐵福先院，非其好也。擢萬年令澤州刺史，又改太原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從狄仆射之幕，徵為太府少卿。改泗州刺史，曆光祿卿晉州刺史，入拜司農卿。時內尚食供億縣官有闕，為其奏累，貶均州刺史。升壽州團練使。公當官剸據，率有良算。雖繁劇之來，千變萬態，一以成機應之。故日用公事，圭棱歲校，能有餘裕。所謂循良高妙，無跡可尋者耶。

今上初即位，以理行徵，拜京兆尹。京師稱難治者，日有生事，隨時抵巇，間不容發，未易以繩墨一面律也。闊狹小失其機，則見立敗，雖有神明之用無及已。公能勺藥其間，安然無一事，如弄小方州雲。奉南郊，備赦令，上下百役，抑揚豪弱，無不得其平。居二年乞退，除同州刺史長春宮使，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百粵之地，其俗剽輕，獵浮淫之利，民罕著本。又遠天子之法，稅調裒急，一舞於吏手，故細胥假校益豪，民用是困從。公至，鋤侵牟之窟，削冒名之吏，盡反為民。煩促頓舒，流庸盡複。先是海外

蕃賈贏象犀貝珠而至者，帥與監舶使必摟其偉異，而以比弊抑償之。至者見欺，來者始絕。公悉變故態，一無取求，問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越人尚鬼，事有寘冥者，不質於醫而交於神，寢以成風。公醜其邪，命撤屋塗扉，禁絕紛紛之禱。或曰將不利於公，不聽。他日，秋水大溢，將沒民居，訛言毀神而致。撰服登城，向水酹酒而聲曰：「苟如雲雲，長吏身存，無嫁下人。」俄而斂退，卒無害焉，針肓反正，皆此類也。政成，亟上疏請覲。優詔留之。

越三歲，寢疾薨於位。實大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天子為之不視朝一日，贈工部尚書。明年二月庚申，祔葬少陵原之世墓。比薨，醫問相屬。比葬，吊贈之使交逢。凡在嶺之南，軍吏與民，及部屬鰥寡士子魋髻之族，聞公之喪皆哭，失市與宴。公篤孝睦親，群昆弟之貧與子姓之孤者，收接如歸，婚配慰薦，惟恐不得其所。居弟誨之喪，傷哭變白，惻動君子。與朋友盡誠信於然諾，踐報之道，不怠如癖。名人偉士，多與深善。樂後雋，特露精誠，比比得之。力仁誼，懲華侈，下席之日，家無池館，疏屬出涕，平生行事可知已。娶監察御史博陵崔升女，先公而歿。二子。長曰參文，太子校書。次曰溫文，華州參軍。一女始歲。方大病，囑其後曰：「無厚葬，無用鼓吹，無煩諡於有司。誌我墓者，無如故人趙君檜焉。若夫碑，則俾我外侄蕭鄴為之銘，庶乎實而詳也。」其敢以辭，遂為銘曰：

雄操京兆，奄宅大州。太尉之後，惟公得侯。儒衣極摯，公慊人優。業術益然，及親勇誼。善植牧全，始卒無愧。融鴻清洋，式彌乃嗣。茲圖石刻，以永厥懿。商伯以遷，汪洋其源。至漢始著，聿為盛門。徙居杜陵，承繼遂蕃。用儒持家，世世顯尊。曆隋入唐，或軒或庳。起墜誠難，肖隆匪易。尚書之生，實屬太尉。有庸有基，可席而位。公獨後之，子子自致。追念顯考，詘於其身。如不我力，曷顏於人。由卑至鉅，能以才振。小大之治，有脊有倫。

李涪

涪，昭宗時曆官金部郎中、河南少尹、國子祭酒、詹事府丞。

刊誤序

余嘗於學古問政之暇，而究風俗之不正者。或未造其理，則病之於心。爰自秦、漢，迨於近世，凡曰乖盭，豈可勝道哉！前儒廣學刊正，固已多矣。然尚多漏略，頗惑將來。

則書傳深旨，莫測精微，而沿習舛儀，得陳愚淺。撰成五十篇，號曰《刊誤》。雖欲自申專志，亦如路瑟以掇其譏也。

裴敬

敬，官秘書省校書郎。

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遊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為謫仙，不其然乎？故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塵中屑屑米粒，蟲睫紛擾，囷蠢羈絆蹂躪之比。又嘗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為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嘗心許劍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稀其本，懼失其傳，故敘傳之。

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為《三絕贊》，公之詩歌與裴旻將軍劍舞洎張旭長史草書為三絕。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兩合。可為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夫古以名德稱占其官諡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衛公、英公；以學行文翰稱者，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圖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為寶，用獻知者。又於曆陽郡得翰林與劉尊師書一紙，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贊志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為作者，附於此雲。

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浭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鄄城縣尉李劭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灑掃，留綿帛具

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且曰：「二孫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灑掃事。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共為蕭索。巨竹拱木，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為祭文，寫授元宥。又為碑曰：

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余重名不重官。

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裴素

素，平州人。寶曆初進士。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三等。官中書舍人。

重修漢未央宮記

皇帝嗣位之年，眾靈悅附，日月所照，莫不砥屬。是以遠夷慕義，琛贐鼎來。用文明以為理，洞風露之所啟。草木暢茂，山川景清，擊壤鼓腹，莫識由乎帝力矣。嚐因勝日，聖思閑遠。倦大廈之講習，想鮮原之遊衍。乃命法駕，備宮馭。細草迎輦，神飆引衣。超然肆行，造適自得。視往昔之遺館，獲漢京之餘址。邈風光以遐矚，眇思古以論都。襟靈洋洋，周視若感者久之。於是召左護軍中尉誌宏指示之曰：「此漢遺宮也。其金馬石渠，神池龍闕，往往而在。朕常以古事況今，亦欲順考古道，訓齊天下也。至是遐曆，恍然深念。且欲存列漢事，悠揚古風耳。昔人有思其人，猶愛其樹。況悅其風，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頹基，建斯餘構。勿使華麗，爰舉舊規而已。庶得認其風煙，時有以凝神於此也。」於是命工度材，審曲麵勢，裁成法度，以就斯宮。

攢櫨栱，寶玉石。碧瓦龍錯，層軒鳥跂。崇墉粉靜，璿題月照。舒廊四注以雲委，隆台分據而山屹。蟠虯蜿蜒，鱗動桷桷；蹲獸卻騁，姿雄欄檻。宏衷乎豁達，跨臨乎涇渭。綠竹凝遠，繁鬆藹深；奇樹流光，丹墀墀繞。於是辟戲馬之廣場，開遠目之閒館。天地景新，山川勢重。回太華之秀氣，列終南之翠屏。九　截薛而固護，八水分流以縈帶。而又揚太液之波，繚周帝之垣。原隰成文，丹素含華。翼樓杳以分張，雄虹直而中峙。神機一發，廓若懸寓。祥煙瑞彩，鬱鬱蔥蔥。瞻回途以下濟，撫璿璣而高視。見秦川風物，漢原邐迤。感前王興廢，知稼穡艱難。吾君用此鏡是非，闡思慮。豈獨資耳目，縱遊玩也。凡殿宇成構，總三百四十九間，工徒役指萬計。武夫奮力，將校呈規。然而材

匪藻棁，塗惟儉靜。經之營之，不日而成也。

按漢史，高祖初定天下，悅卜洛之邑，為天地之中，有周室遺風，將都之。婁敬諫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居也。夫洛陽四戰之地，豈若秦川天府之國，山河形勝，真百二之勢乎。」高祖是日駕如長安。其後七年，北擊韓王信，相國蕭何居守而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作前後殿，建觀闕街道，周回七十裏，台殿四十所。帝還見之，怒曰：「何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德。」帝悅而就居焉。

自漢元年乙未歲至聖唐會昌元年之辛酉，凡一千四十有七年矣。其傾頹毀圮，悠然邈然，竟無有存之者。我後緬慕古昔之興時，即其舊而新是圖，築摧基而繩脩木。不侈不約，巍然嶷然。時以通覽無方，周視有截，則有若誌宏奉聖君之旨也。誌宏姓魚氏，代宗皇帝之功臣朝恩之孫也。以績效而封國公，由忠義而位上將。自總右廣，貞心冠古。陛下龍升大寶，光啟帝運。左右同德，東西一心。生人之耳目，煥大明之徽懿武力忠壯，元機天啟。式是萬旅，吾唐有人。由是委以腹心，寄之環列。上曰：「忠為令德，有若士良、誌宏，為吾左右矣。」明年，上親見祖考，郊天神。雪灑川原，塵清城闕。陽和風扇，綠野煙澹。是月也，三辰承初，以表無事。上乃顧新宮，回玉輦，列騎雲動，彩仗天旋。乃出金風，由是乎造於未央。俯仰周視，肅威神而煌煌，遊焉息焉，容與悅懌。晴山屏開以四繞，故城巉然而隱嶙。鮮風美景，薰然入座。上從容言曰：「吾今建是殿，且錫之以嘉名。其殿曰通光，其東曰韶芳亭，其西曰凝思亭，乃立皋門曰端門，其應門題曰未央宮。所以誌大臣之忠力，且不忘吾好古也。」乃命侍臣曰：「爾為我記之，刻以貞石，傳示乎不朽。」臣素任當承旨，不敢固讓，惶恐拜舞而文之。時會昌元祀濡大澤之明月也。謹記。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